

# 平型关的冷月

■程文胜



边关冷月印记在边塞唐诗  
平型关也该有一座巍峨的城  
角楼飞檐也该挑起一轮千古的月  
在地势如清朝瓷瓶的平型岭  
我的确见到孤悬空中的冷月  
听到风中隐藏的斑鸠低鸣  
但是，白银和寒铁般的月光  
压塌岁月的城堡  
南北两侧山岭屈服而扁平  
所幸一方倔强的孔道  
在一片废墟中孤独支撑  
穿梭来自明朝长城的呼啸风尘  
喧嚣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  
以及日本侵略者肆虐的铁蹄

沉甸甸的月光压迫地表  
每个难熬的长夜都喑若寒蝉  
对于我苦难的先民  
经受连绵不断的战乱  
以及草原匈奴的侵袭  
而一场惊悚的噩梦来自海上  
海盗船在苍茫白雾里隐现  
桅杆上的毒蛇缠绕金鲳鱼骨  
船舱的白瓜搭在船舷  
褐家鼠在船舱奔跑啃噬  
鼓胀的眼球布满嗜血的贪婪

醒来的世界比噩梦更悲惨  
当船上的怪兽冲上海滩  
连白色的月亮也血肉模糊  
再也睁不开守望的眼睛

## 二

失血的月光轻薄如纸  
飞溅丰臣秀吉跨海征伐的狂想  
冷照佐藤信渊预设进军的路线  
透视田中奏折臭名昭著的野心  
从德川幕府的“英杰”  
到战争狂人“剃刀”  
一代接一代，跨越四百年  
处心积虑啊，四百年的窥视  
四百年的蓄谋  
都在接力打磨一把杀人的刀

野蛮入侵只等一个时机  
甚至只需编造一个借口  
然后，便是抢劫、掠夺、杀戮  
冀尔岛国海盗的杀人比赛  
野兽烈火淫欲的肉体狂欢

煌煌中华  
山河破碎  
北洋水师的舰船在哪儿呢  
军阀混战的枪炮在哪儿呢  
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在哪儿呢  
  
冷冷的月光在血海里沉沦  
东三省的陷落、宛平城的弹痕  
北平天津城里飘零的残魂  
处处回荡惨绝人寰的地狱哭声

## 三

鬼子来了。鬼子早就来了  
刺刀下悬挂的太阳旗  
直插长城平型岭和雁门关  
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  
板垣精锐联队和辎重车马  
企图穿行十几公里长的沟壑  
与西线日军合击雁门关  
  
大雨滂沱。清冷的月光  
穿不透密集的雨雾  
九月的秋凉漫漫山谷  
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  
节节败退，尸横遍野  
国破思虎将，板荡盼良臣  
忽然怀念抗金名将岳鹏举  
怀念民族英雄戚继光  
当然还有晋南好汉关云长  
丹凤眼睥睨五关六将  
卧蚕眉冷对斧钺刀枪  
跃马横刀，长髯飘飘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但这是风雨飘摇的民国  
青龙偃月刀和成家狼筈锈蚀  
武穆遗书被秋风一页页掀开  
当古旧宣纸的焦墨在雨中晕散  
脆裂的纸屑却在国殇的血泪里黏合  
一张纸啊铺满我的中国  
等待一支如椽的大笔  
重新书写还我河山的英雄胆魄

## 四

然后，八路军似巨笔饱蘸浓墨  
重重落下救亡图存的点画  
挥毫鏖染青纱帐的层峦叠嶂  
雄关漫道真如铁啊  
在一次次失利中寻找转机  
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如今，到处都是胜利的歌声  
谁还记得一次畅快淋漓的伏击  
谁还记得那年那月的首战告捷

面对平型关的冷月

我必须以军人的方式破击时空  
去寻找黄土地凹陷的幽深峡谷  
让乔沟、老爷庙确定坐标方位  
让硝烟弥漫、子弹呼啸  
让平型关绵延入路军的灰色军服  
可时隔半个多世纪  
纵使我能还原出激战的场景  
又怎能喊出一个个青春的姓名  
  
激战前夜，月光清透  
峡谷只有大雨撞击草木的嘶鸣  
战士手拉战马的尾巴蹿过急流  
八路军勇士翻山越岭彻夜奔走  
谋略与迅猛构筑生死之地  
如兴奋的伏虎等待一次奇袭

闭上眼睛就能想象战斗的惨烈  
日军战报透露一个惊人细节——  
这是从未遇到的部队  
士兵一个比一个凶猛

凶猛，让鬼子胆战的凶猛  
扔出配发的两颗手榴弹  
一次打完三发子弹  
然后就是一次凶猛的冲锋  
就是刺刀相抵白刃肉搏  
就是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 五

毕竟年轻啊，毕竟未知日寇的凶残  
缴枪不杀的勒令喊声  
换来一发罪恶的子彈  
背起一个重伤俘虏  
却被垂死挣扎的豺狼撕咬耳朵

老爷庙残酷的强攻与坚守  
敌机增援的骚扰和俯冲  
汽车底盘下的顽抗与撞击  
连长曾贤生带领大刀队  
如猛虎冲入敌群  
身负重伤被日军包围  
他一手握刀，一手拉响手榴弹  
毅然与敌同归于尽

尸体，全是尸体  
八路军首战大捷打出成名  
打出抗战必胜的全民信心  
遭遇惨败的噩耗传至岛国  
凋零的樱花，破灭的神话  
“皇军”丧钟注定以倒计时的方式  
在一个日落时响起

## 六

如果那天没有漫天大雨  
九月的山岭上必定月如半壁

树梢的叶片和草丛的露珠  
一点一滴垂落于锋利的枪刺  
每一点折射的亮光里  
都有一双渴望胜利的眼睛  
每一处坚实的塍壕  
都有一张年轻生动的面孔

但大雨把月光堵在了天际  
直到血肉相搏的第二天夜里  
冷冷的月光才重上山岭  
自此，冷月如钩如刀如壁  
孤悬平型关孔道上方  
一刀一刀切割时间的流云  
遮掩去断垣残壁上的创痕

平型关寂寞的孔道啊  
怎比城市节日充气的缤纷拱门  
惯看风云的冷月  
又怎能亮过霓虹灯下旋转的舞裙  
车轮滚滚流向人造隐秘之境  
自拍杆比画流量人生

当我们享受和平阳光的抚慰  
乌云却在远方的更远处酝酿风暴  
波谲云诡，暗流涌动  
肩上的使命和身后的家国  
迫使我们警醒  
和平绝不是战争的休止符  
位卑未敢忘忧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兴我中华，忘战必危

## 七

冷的月光  
热的鲜血  
一起洒落平型关  
月光在沟壑里如水流淌  
冲刷死亡的痕迹和枪炮的声音  
这月光不是李白静夜的思乡曲  
不是王维拂照清泉松枝的月影  
更不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这月光是我眼噙的泪光  
是我周身奔涌的生命汁液  
是一位军旅诗人烛照的微火  
勿忘国耻，勿忘国耻啊

城市公园的樱花正在盛开  
摩肩接踵的人流里  
花瓣缤纷，重重叠叠  
一片一片堵塞大地的血管  
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平型关的孔道如粗砺的喉呢  
低沉的嗓音穿过万水千山  
直撞心扉——  
一旦强虏寇边疆  
慷慨悲歌奔战场



胡世宗先生的新作《永不止步：我的成长之路》宛如徐徐展开的岁月长卷，将其作为战士诗人的生命轨迹渐次呈现。书中既有白山黑水的凛冽风骨，又有辽河之畔的脉脉温情；既有金戈铁马的铿锵回响，又有诗文华章的磅礴气象。这部作品引领读者深入世宗先生的精神世界，既回望历史又同步在场，真切感受其生命历程中的沉淀与超越、耕耘与收获。

在此，读者可以看到作者的“多情”：亲情、爱情与友情——包括师生情、战友情、文友情，以及对广大读者投注的一腔热情。书中对母亲的刻画令人难忘：那瘦弱却坚韧的身影带领几个子女糊纸盒，用蜡笔将原木色铅笔涂抹得花花绿绿，用染料将白布染成“毛蓝裤子”的面料，把原本艰辛单调的生活装点得丰富斑斓。当儿子的第一部诗集《北国兵歌》出版后，她默默走进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每天翻看这本封面上印有儿子名字的书。日后，她曾含泪对儿子说：“到书店看柜台里面有我儿子的书，我可自豪啦。我买儿子的书，高兴！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这书，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这含泪的言语同样令读者潸然。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世宗先生笔下的母亲因何成为他家庭的精神图腾。亲情之外，书中更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友情图景。青年时代的胡世宗在沈阳市铁西区文化馆遇到恩师张忠和，这位“一辈子都在文化馆工作”的伯乐，将一名青涩新兵的诗作油印成册，组织研讨会，甚至把诗友们厚厚的一沓评语寄到远方的军营。诗人解明深夜披米黄风衣，在烛光摇曳的诗歌研讨会上讲述“站稳脚跟，热爱生活”的创作真谛；作家浩然在他遭遇溺水险情后，以“横事不能老降临到善良人头上”的豁达给他宽慰，并点拨他“让诗评成为史料”。这些师长与挚友，正是他文学人生的引路人，也让他将这份温暖传递给了更多后继。

在此，读者可以看到作者的自律与刻苦、自强与勤奋。“当兵就要当个好兵，做个合格的战士”“做一个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战士诗人”，正是世宗先生战士与诗人双重淬炼的执着追求与生动写照。他19岁入伍，同战友们一起雪原行军，用血肉之躯对抗暴雪。艰苦训练之余，他在连队给战友们宣讲毛泽东诗词，在训练场写“枪杆诗”。根据爷爷和父亲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以及一位战友的忆苦讲述，他创作了一首诗《一只破碗》（后改编成诗剧），让全团官兵泪洒工地的岩石舞台和露天剧场。军旅生涯赋予他钢铁般的意志，也让他悟出“坚持”二字的分量。世宗先生坚持写日记近70年，将生活的点滴锻造造成“零散珍珠组织的彩链”。他的刻苦与勤奋更体现在对文学境界的攀登上。少年时，他背诵臧克家、艾青、贺敬之、郭小川的诗作；青年时，他“登高望远”，得到贺敬之、李瑛等名师的言传身教；中年时，他两度重走长征路，坚持每日记录见闻，在雪山草地间寻找历史的回声；晚年时，他依然选题不断，佳作频出。这种日拱一卒的坚持，正是他“战士之笔永不‘退伍’”的生动注解。

在此，读者可以真切感受到，世宗先生的创作生涯是一部与时代共振的壮歌。他的文学创作，在雷锋与长征两大主题中成就斐然，并持续拓展新的创作高度。1963年2月，他开始在报端发表《雷锋活着》《雷锋的方向盘》等多首诗歌，以“活着”意指雷锋精神之永恒，以“方向盘”隐喻信仰的指引。中英文双语版《信念之子：雷锋》，

# 战士之笔永不『退伍』

■王 玮

让雷锋精神跨越国界。《洪流放歌——我写雷锋60年》，既是一个意义非凡的阶段性“分号”，又为后续新篇拉开了值得期待的“序幕”。1975年与1986年两次重走长征路，在瑞金老区记录老红军杨荣连独有版本的《国际歌》，在吴起镇以《陵园》叩问历史的回响，他的作品不仅是对过往的追忆，更是对长征精神的当代诠释。他结集出版了《沉马》《雪葬》《延伸，我们的路》，如此壮怀激烈的“铁流放歌”构成了展现作家艺术个性和独特思考的“长征三部曲”。

在此，读者可以深刻体悟到世宗先生始终如一以谦逊之心面对成就的处世心态。他将诗集《为祖国而歌》献给神交的诗人陈辉烈士，称其为“永生的灯塔”；在臧克家病榻前聆听“生活越深，表现力越强”的教诲；与浩然探讨创作时铭记“做一条活鱼”的忠告。他本人亦成为文脉传承的桥梁。主编《新诗绝句》时，他给国内300余位诗人写了约稿信，得到300多位诗人的热情回应。最后，该书汇编臧克家、艾青、贺敬之等多位名家的新诗金句，成为时代的诗典。

在此，读者可以看到作者老当益壮永葆青春活力的“年轻态”、行成于思笔耕不辍的创作热情。“对生活的热爱永不衰减，创作的激情永不衰减，身上的肌肉永不衰减”——这是世宗先生晚年的人生信条。他早年即言：“人生之路有尽头，事业前程无尽休。”这部传记最动人之处，恰在宣示并践行了“永不止步”的精神。他将军旅生涯的急行军化作人生的隐喻：在队伍中，个人或许渺小如露珠，但集体的力量能让江河奔涌；在文学的长征中，唯有坚持才能让精神的火炬永不熄灭。

合上此书，耳畔似又响起世宗先生青年时代的诗句：“远远高低看人生，满天星斗一盏灯。灯光强弱凭心火，应将此光照苍穹！”这盏心火，已然照亮了他的文学征程，也定当照耀无数后来者的文学道路以及人生之路。

# 画笔点燃希望的火种

■刘 红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青山相互映衬，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一群孩子在画架前，用淡淡的水墨、流畅的线条，描绘着自己美丽的梦。山脚下的院落中，一排排竹架上晾晒的“擦菜子”随风摇曳，充满浓郁的江南水乡韵味。这是公益电影《我料青山应如是》中的一个场景。影片以“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许国良为原型，讲述了他多年来投身乡村振兴、用艺术为留守儿童点亮梦想的动人故事。

1961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的许国良，自幼酷爱绘画。1980年，他参军入伍，在原沈阳军区空军某部开启军旅生涯。火热的军营生活赋予他艺术创作的灵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品格。他经常参与绘制墙报或海报，绘画技艺在一次次锤炼中得到提高。

谈起这段当兵的经历，许国良不无感慨：“军营生活的熏陶和历练，使我后来无论面临怎样的困境，都能够愈挫愈勇，始终坚守自己的艺术梦想。”

退役后的许国良，198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创办艺术馆，成为一名职业画家。他策划并参与了许多画展，作品屡获获奖，可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一个画家，一定要走出画室，用艺术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2019年，许国良来到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塞富农村采风。这个地处洞庭湖畔的小村子，自然风光秀丽，虽然退出了贫困村名单，但因地理位置较为偏远，村级经济、基础设施薄弱，收入来源单一。许国良来后，便不想走了。他与

市里派驻的扶贫工作队、村“两委”谋划，能不能以艺术为依托，发展乡村经济、改善乡村生活、重塑乡村形象，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富民村盛产芥菜，多年来，村民几乎家家户户腌制芥菜，制成“擦菜子”。许国良发现了这一商机，给村民设计了晾晒芥菜的竹竿，改变了以前在地上晾晒的习惯，让“擦菜子”的制作过程更加干净、卫生、规范。同时，许国良为“擦菜子”设计产品包装，注册商标，请人直播卖货……不仅如此，他还在墙上绘制不同的艺术图案，带着村民在路旁植花草，在渠边栽果树，在湖畔修建古式栈道门楼，使村子颇具洞庭地域特色。

乡村活了，一批批参观采风的人来了，也带火了“擦菜子”的销量。

看到村里留守的孩子，许国良有了新的想法：“他们都是好孩子，我要用艺术来点燃他们的梦想。”

村头有一棵大樟树，亭亭如盖，这里成为许国良的天然教室。每个周日，许国良会顶着晨雾准时来到村里，给孩子们上国画课。他耐心地教孩子们握笔、画线条、构图、调色：“大家看，远山的线条要轻柔、流畅，就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的涟漪。”孩子们目不转睛，小脑袋随着他的动作轻轻转动。“像！真像咱们村前的大青山。”孩子们画好后，许国良就像晾晒“擦菜子”一样把他们的作品悬挂起来。那些歪歪扭扭却满是童趣的画作，像一片绚烂的田野，成为富民村一道独特的风景。

后来，许国良发现村里有一处废弃的猪圈，虽然破旧不堪，但稍加改造就能成为一个绘画基地。他四处筹集资金，购买绘画工具和材料，带领志愿者清理猪圈、粉刷墙壁、搭建画架。经过一番努

力，曾经臭气熏天的猪圈摇身一变，成了充满艺术气息的绘画教室。

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加入到绘画队伍中。许国良通过写生培养孩子们的观察力，进行集体创作强化个人与团体的协作力，借助策划联展到不同城市举办画展，拓展他们的视野。他经常给孩子们进行经典诵读，重塑孩子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年，120余名留守儿童通过绘画养成了学习的良好习惯。

谈起这些孩子，不善言辞的许国良眼睛里泛着光。有一个孩子一度厌学，学习绘画后逐渐找到自信，学习也更加努力，成绩逐步提升，今年考取一所优质中学；有一个孩子内向寡言，但他的笔下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许国良经常鼓励他，他现在变得活泼许多，还主动在学校的文艺活动中展示自己的画作；还有一个智障儿童，具有超凡的细节感知力和想象力……这些孩子像一颗颗星星，在艺术的天空里闪耀。

现在村里专门成立了陈列室，孩子们的精品画作装裱上墙，供游客们参观。有13个孩子的画作被推荐参加画展，有的作品还被制作成文创产品。许国良说：“真正的帮扶是精神上的，我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自立、自强、自尊。”

不久前，公益电影《我料青山应如是》首映式在北京举行。首映式现场，别开生面的留守儿童主题画展同步进行。32名儿童的画作，饱含童真与无限想象力，墨香与花香交织，仿佛整个春天都被框进画纸里。孩子们共同创作并捐赠给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山应如是》，每一道山褶，都勾勒出美丽家乡的风貌；每一条溪流，都流淌着孩子们的梦想。特别是

画中五彩斑斓的小手印，诉说着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许国良更喜欢别人叫他“许老兵”。他真诚地说：“当过兵的人不怕苦，做开心的事情也不会感觉累。我只是把孩子们眼睛里的颜色，还给了青山。我始终相信，艺术会唤醒热爱，会照亮未来。”

从一名退役老兵到艺术家，再到乡村振兴的助力者，许国良将军军人本色融入血液。他用画笔点燃希望的火种，以匠心雕琢乡村大美，让青山如黛的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诗意家园，也让艺术为人民的深情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出绚丽之花。



周树龙篆刻



女伞兵（剪纸）

刘松柏作